

童年灯趣

■高俊仁

小时候,春节才能吃到腻,元宵可以玩到疯。

尾牙一过,老街便一天比一天热闹起来。从甘蔗巷到馆口巷这一段,卖蜜饯糖果、水果年糕、碗筷杂货的摊子,把五脚架下塞得满满当当,空气里飘着甜腻又扎实的年味。早年的安海,可是周边乡镇的购物中心,推车的挑担的川流不息,行人摩肩接踵。

安海同时也是文化的输出地,春联摊子沿街排开,我们兄弟几个也占了一角——二哥提笔挥毫,我们仨小裁纸、研墨、看摊,直忙到大年三十深夜。

正月初十左右,春联摊转眼变成了灯市。一个摊位占着一两个五脚架,里外挂满两三层的纸灯。摊主往往边做边卖,好招揽顾客。跑马灯算奢侈品,寻常人家多看少买;几乎每个摊都挂“绣球灯”与“莲花灯”——那是老风俗:娘家要给新嫁或未育的女儿送这样一对灯,必须挂在床架上。纸灯燃烧称为“出灯”,闽南

语“灯”与“丁”同音,寓意添丁。若是绣球灯先燃,预示生女;莲花灯先着,则是弄璋之喜。

最常见也最便宜的,当属润饼灯。叠起来薄如春饼,拉开才成圆筒形,一盏不过一毛多。但我们兄弟很少买——三哥手巧,擅扎五角星灯。元宵那天午后,大家便分头准备:购买小蜡烛、红玻璃纸,寻竹篾、搓纸捻。

扎五角星灯是细活:先取十条尺许的篾皮软条,用纸捻扎成两个星架,重叠绑定;再用短篾支撑五个交叉点,底部固定一根带小铁钉的平篾,用来插蜡烛;最后糊上红玻璃纸,背面预留开口以便换烛。做十来盏灯,大致要两个多小时。

晚饭匆匆吃完,天未黑透便急急点亮。年龄相仿的外甥和邻家伙伴,人手一灯,怀揣小蜡烛。十几盏五角星灯排成长队,映着鞭炮的红光,我们走街串巷。队伍独特,颇有阵仗。谁的灯若烧着了,大家便齐喊:“出灯了!出灯了!”只好赶去老街重买——所幸入夜后纸灯半价,五六分钱的

润饼灯便能重新归队。我们沿着老街北上,向着灯火通明的文化宫进发。

那时的元宵,文化宫总有“攻炮城”、赏灯、猜谜活动。最爱的是“攻炮城”,设在朱祠门口大埕。彩灯与灯谜则挂在文化宫大院,一帮小孩在人流中穿来钻去,学着大人的模样欣赏各式花灯,瞎蒙乱猜谜语。饿了便花几分钱吃碗汤圆,总要疯到月影西斜才肯回家。

后来,生活变了。纸糊的花灯几乎绝迹,满街是塑料电珠灯,亮得整齐,却少了趣味。孩子们不再结伴游灯,老街只剩路灯与月光,静悄悄的。

好在十多年来,风气又转。传统节日重被拾起。家乡安海的“三大节庆”越办越红火,成为闻名遐迩的民俗活动,消失已久的纸灯也重回市井。如今每到元宵节前,妻子总会买好一整叠润饼灯、两三盏鼓仔灯,连同红蜡烛,寄给远在海外的孙儿。

她要让故乡的灯火,在下一代的手里,继续亮下去。

最忆元宵灯

■林荣林

我们的元宵灯会与与众不同,不是在正月十五,而是在农历的二月十五。

暮色轻笼山坳,故乡的炊烟与灯笼暖光缠绕成纱。远远望去,昏暗的夜幕中,那星星点点的灯光,像串缀在群山间的星辰,把百年等待酿成了团圆的急盼。这盏亮了数百年的灯火,早不是普通节庆装饰,而是刻在故乡人血脉里的印记,是漂泊者心头最暖的乡愁。

故乡藏在群山环抱的平地中,村口瑞云桥的青石板温润依旧。村里老人总说,迎灯习俗打明朝就有了。古时元宵不太平,有一年,山匪在元宵前夜入村劫掠,村民们外出避难,回来后已错过元宵,祖辈便将迎灯日延后至二月十五。这一推就是数百年,成了独特的传统例俗。小时候听爷爷讲,二月十五春寒料峭,大家裹着棉袄追着灯火跑,虽然冻得鼻子通红也不肯停,灯火照亮的路,再黑再冷都不怕。

今年,随着时代的发展,根据在外乡贤的提议,在镇政府的协调下,今后二月十五的迎灯例俗提前到正月初五举行。这消息,让在外的游子乐开了花。我腊月廿九回乡,刚进村就被热闹裹挟:田头埔的街巷挂满红灯笼,家家户户门楣贴着红联,空气中飘着铁观音茶的清香与鞭炮的硫磺味,这是故乡独有的烟火气,瞬间卸下满身风尘。

村里的林伯是扎灯老手,六十多岁的他仍坚守着老手艺。我凑到他的工坊,看新砍的嫩竹削成细篾,泡过桐油后扎成正方灯架,飞檐翘角透着灵气。做下手的村民糊着红黄粉各色油纸,描上花纹,写上各种各样的祝福语。不一会儿,百余盏小花灯就渐次成型。

正月初五晚,瑞云桥早已人声鼎沸。老人拄着拐杖,孩子被抱在肩头,邻村亲戚也赶来赴约。随着锣鼓喧天、鞭炮齐鸣,迎灯队伍缓缓走来:领头的牌楼灯丈余高,四人抬着,百盏花灯齐亮,如移动的灯山照亮街巷;龙旗灯舒展如游龙,凉伞灯摇曳似彩云,鲤鱼灯、兔子灯紧随其后,汇成流动的灯海。

我也随行其中。跟着队伍,不由想起小时候,父亲牵着我的手随队而行,此刻仿佛他那粗糙的手掌温暖依旧。那时候,我总爱追着灯跑,摔倒在地,我也不敢哭。父亲当年爬梯子帮我摘鲤鱼灯,说要讨个年年有余的彩头情景历历在目。记忆如潮水涌来,当年看灯的故事,与眼前的热闹仿佛重叠在一起。

队伍绕村而行,每到一处,村民便点燃鞭炮、献上茶水。各家各户,新花灯高悬屋檐,众人争相抚摸沾喜气,抢旧灯盼顺遂。烟花绽放时,绚烂的彩光映着一张张笑脸,老人皱纹里盛满欣慰,年轻人眼中透着朝气,孩子们的笑声清脆如银铃。

夜深人静,人群散去,街巷灯笼依旧明亮。我站在家门口,望着灯火勾勒的村庄轮廓,心中满是暖意。这盏跨越百年的元宵灯,曾照亮战乱中的坚守,见证迁徙后的扎根,如今又提前点亮团圆的期盼。它是文化的根脉,是情感的纽带,更是故乡独有的年味与浪漫。

明年正月初五,我会再赴这场千年灯约,让故乡的灯火,继续温暖每一段归乡之路。



舞龙

■杨茂贵

正月初一临近正午,村口传来阵阵锣鼓声与鞭炮声,由远及近,划破了年节的宁静。人们翘首以盼,舞龙的队伍,终于踏着热闹而来。

弟弟早就忙碌起来,一小三轮车的鞭炮、烟花,一一摊放在路边,只等金龙临门。不多时,人群里便响起欢呼声:“来了,来了!”先是几位主事人在前引路,巨龙尚在十几米外,我们便点燃了鞭炮,噼里啪啦之声骤然炸开。金龙在屋前屋后盘旋一周,鞭炮声震耳欲聋,左邻右舍纷纷围拢过来,一时人声鼎沸,喜气冲天。

队伍行至南门外空地,烟花次第升空,舞龙正式开场。高大的领头人紧握龙头,在龙珠指引下,自右下方顺势扬起,顺着顺时针盘旋舞动,身后队员紧随其后,首尾相连,一条金龙便在空中腾挪翻飞,气势如虹。

可不过片刻,年轻人便已气喘吁吁,气力渐弱,动作慢了下来。而地上鞭炮仍在不断炸响。按乡里习俗,鞭炮不停,舞龙便不能歇,声响越烈,龙身越要舞得欢

腾,不然这支队伍便少有人邀请,渐渐被冷落。眼看地上还有成串鞭炮、整桶烟花未曾燃放,主事人索性让四五个人将余下鞭炮、烟花一齐点燃。刹那间,震耳欲聋的声响响彻天空,远处山上的飞鸟突然惊起,在空中盘旋。在浓烟弥漫中,金龙若隐若现,似要乘烟雾而上,直冲云霄。

一旁年近六旬的村民忍不住感慨:“如今舞龙的大多是年轻人,没吃过什么苦,也没多少力气,哪像我们当年,浑身有使不完的劲。老一辈会舞龙的,如今都上了年纪,再也舞不动了。”

老人的一番话,突然勾起了我儿时的记忆。

那时的舞龙,多在夜里进行。每一节龙身里都点着火,通体明亮,所以叫作舞龙灯。龙的长短,依村子大小而定:大村集资宽裕,龙便长一些;小村财力有限,龙就短一些。寻常村落的龙灯,大多是二十四节,暗合着二十四节气,希望整年风调雨顺。

听说龙灯要来,家家户户早早挪开桌椅,腾出位子。即便只是二十来平方米的厅堂,二十多节的长龙,照样能被舞得虎虎生

风。鞭炮声不停,龙灯不停地飞舞;声响越烈,身姿越矫健。累了就换人,一拨接着一拨,直到东家的鞭炮尽数燃尽,才肯尽兴作罢。

当年的舞龙灯,全是村民自发组织,费用由大家一起凑集。走村串户时,龙到谁家,谁家就包上红包、披上红绸,沾亲带故的,还会多添一份心意。早年日子清苦,便用年糕、糖果、糖粿之类的物品代替,可无论贫富,人人都乐在其中,舞得格外用心。

如今是白天舞龙,龙身不点灯,少了几分夜间的灵动,就叫舞龙,不叫“舞龙灯”,但叫法更霸气。眼下的年轻人,虽比不上老一辈那般身手矫健、耐力十足,可他们愿意拿起龙杆,把这流传多年的民间习俗传承下去,远比整日沉溺于牌桌麻将馆要有意得多。

“火树银花合,星桥铁锁开”,舞龙的烟火,是岁月的印记,更是文化的根脉。我们应该用自己的方式,把老祖宗留下的美好,稳稳地接过来、传承下去。哪怕动作不再娴熟,哪怕气力不再充沛,只要龙身还能舞动,这份热闹与期盼,就永远不会消散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